

盐选专栏名：《魂断午夜场：你被盯上了》

作者：@黑月 悬疑作者，写让你心跳加速的故事

为了改运，我请了一块佛牌。女朋友回来了，我也升职加薪了，就连彩票都连中两张。

可身边的人，却一个接着一个死去……那时我才知道，佛牌的真相。

半个月前，我家因为拿不出二十万彩礼，被迫和女友小雯分了手。

婚事黄了，我爸气的心脏病复发，住了院。

我只好联系了一个混得不错的老同学王刚，打算找他借点钱，渡过眼前的难关。

听完我的诉苦，王刚拍着我的肩膀，说了意味深长的话，「总借钱也不是办法，你最近挺倒霉的，要不要尝试改运？」

我很纳闷，说这玩意还能改？

「当然能改！」王刚笑得很神秘，说自己这两年之所以过的顺风顺水，就是因为供了佛牌，还说那玩意挺灵验的，只要供奉得当，就可以走大运！

就这样，我在王刚的怂恿下，尝试供起了佛牌。

东西是王刚帮我弄来的。

拿到佛牌那天，我特意捧着它，仔细端详了半天。

这东西仅有巴掌大小，很不起眼，表面雕刻着一个蜷缩小孩雕像，雕像里面，积攒着一些琥珀色的液体。

王刚说，那是尸油。

「我替你请的是『过路佛』，效果很霸道，几乎能让你心想事成。但也有忌讳，首先是不能戴身上，必须找神龛供起来，其次，许的愿望不能太过分，要懂得见好就收，知道不？」他一脸严肃。

我却绷不住想笑，说得跟真的一样，谁信呐？

毕竟是花钱买的，我舍不得丢掉，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按照王刚教我的步骤「入灵」：剪下了自己的一撮头发，卷着生辰八字烧掉，心里念叨着，让它保佑我多赚钱，早点翻身……

事后，我去医院给老爸送完吃的，回来时，途经一家很热闹的麻将馆。

我平时很少打麻将，可当时却跟着了魔怔似的，鬼使神差地推门走了进去，总觉得能赢钱。

说来也怪，第一圈我就搞了把大的。

天胡，十三幺！

和我玩的人都愣住了，一个大婶神神叨叨地看着我，「小伙子，你怎么第一把就胡十三幺，很邪门的……」

我不太高兴。

胡牌是运气好，关邪门什么事？

打了好几圈，我赢了不少钱，他们不跟我玩了，我顺势见好就收。

离开麻将馆，我春风得意，借着好运扎进了一家彩票店。

我买了一注双色球，号码随机。

如果这样都能中奖，就说明佛牌是真的有效！

等到了第二天开奖的时候，我提前坐在电脑旁，掏出彩票核对。

别说，我还真中了，是三等奖，虽然奖金不多，也算是笔不小的意外财。

我高兴坏了，赶忙拨通王刚的手机，告诉他我中奖了，打算请他吃顿饭。

谁知王刚却不肯出来，「那个……我就不去了，这钱你留着自己花，旁人无福消受的。」

我感觉这话怪怪的，没等追问，手机又接进来另一个电话，是老爸的主治医师打来的。

我急忙接通，医生说，我爸的情况很不稳定，最好能尽快安排手术。

听到这，我的心情瞬间跌到谷底。

手术费至少二十几万，就算借遍所有亲戚，也不够。

我无奈地回了家，对摆在供桌上的佛牌发愣，自嘲般一笑，「还指望供一块佛牌翻身呢，屁用没有，一个三等奖，连手术费零头都不到。」

我说这话，纯粹是为了发泄不满，没想过真能借助它发一笔横财。

可命运就这么巧，巧到让你不敢相信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在搭乘地铁上班的途中，无意间捡到一张被人遗弃的彩票。

当时我没怎么在意，双色球中奖概率太低了，好多人买它只是为了换零钱坐车，买完就扔，并不稀奇。

本来我也打算把它丢掉，可念头一转，又回想起昨天中奖的事。

万一撞大运呢？

鬼使神差的，我把捡来的彩票揣进口袋。

等到了开奖的时候，我仍旧守着电脑，本来没报什么希望，可当滚动的双色球号码，一个一个地跳跃到我眼中时，心态立马就炸了。

我又中了！

这次是二等奖，按照奖池累积的金额，可以分到二十几万。

刚好够交老爸的手术费！

我抱着那张捡来的彩票，又亲又啃，兴奋之余，又心有不安，毕竟这笔钱来路不正。

可一想到老爸的情况，我还是硬着头皮，买票去了趟南京，兑奖。

一来一回，耽误了两天，我怀揣着兑来的奖金，兴冲冲跑去医院缴费，还跟主治医师聊了些手术的注意事项。

事后，我得意洋洋地走出医院，而这时，意外突然发生了。

一个穿着病号服的中年人，忽然从医院天台一跃而下，就掉在距离我不到十米的地方，摔得骨头粉碎，血浆溅了我一身！

「妈呀！」我吓得脸都绿了，一屁股跌坐在地，半天爬不起来。

这意外太突然了！

医院很拥挤，到处都是看热闹的人，等医生和护士抬走尸体，才有个清洁工模样的人把我搀扶起来，「小伙子，吓坏了吧？」

我哆嗦着嘴问，「大爷，这人什么情况啊，好端端的干嘛跳楼？」

清洁工说了段让我毛骨悚然的话，「这家伙倒霉啊，得了绝症却没钱治，只好寄希望于买彩票了，天晓得，还真让他中了个二等奖！本来挺幸运的事，可他的彩票却在坐地铁的时候弄丢了。唉，经历了这样的大起大落，受了刺激，跳楼了。」

这话就像一根钉子，扎得我浑身都不自在。

迷糊了很久，我返回家中，盯着那块佛牌，心里越看越发毛。

左思右想，我把电话打给了王刚，讲出事情经过。

王刚先是一阵沉默，随即讪笑着敷衍我，说巧合吧。

我心态有点崩，这特么能是巧合吗？

我很不淡定，表示这东西太邪门了，我不想继续供下去，能不能把它丢掉？

王刚立刻大声说不行！

我郁闷极了，反问他为什么？

王刚支吾了半天，才说，自从我把头发跟生辰八字绑在一起烧掉的时候，那东西就跟我联系在一起了。

「现在它只认你，你丢了佛牌，里面的东西就会以为你遗弃了它，到那时会发生什么，谁也说不准。」

我瞬间就傻了，「还有这种忌讳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」

王刚苦笑道，「凡是有利有弊，要改运，自然得担点风险，你也别过分担心，只要正常供奉，别许过分的愿望，不会出事的，实在不行，你以后别许愿了。」

好吧！找不出更好的办法，我只能照做。

放下电话后，我直接找了块黑布，将佛牌盖了起来。

一个星期后，老爸顺利下了手术台，考虑到他休养期间离不开人照顾，我便赶回公司，准备找领导请几天假。

可周经理却说，公司有个项目需要赶，我最近得留在公司加班，直到合同搞定为止。

我很为难，向周经理说明了难处，但他一点情面都不讲，说你要么加班，要么滚蛋！

考虑到手术后期的理疗费用，我只能咬着后槽牙答应。

这一忙活，等我加完班回家中，已经是凌晨一点。

洗澡时，我望着镜中自己那张憔悴的脸，愤愤地骂道，「这姓周的真不是东西，老让我加班，哪天我也让他尝尝过劳死的滋味！」

话刚说完，浴室里的暖灯就「滋啦」闪烁了一下，吓了我一跳。

当时我并没有多想，可能是线路老化了吧？

第二天清晨，我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。

电话是老爸的主治医生打来的，语气特别急促，「林远，快来一趟，你爸出了点状况！」

我愣了愣，手术不是成功了吗？主治医生说，心脏手术的确很成功，可医院在替我老爸复查的时候，又发现了一个肿瘤。

我愣了一下，说不对啊，做心脏手术之前，不是做过全身检查吗？

医生说，「肿瘤应该是手术之后长出来的，才几天，已经鸽蛋大小了，是恶性肿瘤！」

晴天霹雳，炸得我脑门子嗡嗡响。

傻了半天，我才皱着眉头，问医生还有没有办法？

医生叹着气说，「早点准备后事吧！」

.....

没多久，我爸就走了。赶上老爸出殡那天，我在殡仪馆里，看见了前来吊唁的王刚。

上过香，这小子也不说话，只是心事重重地看着我看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当时我忙着处理老爸的丧事，没顾得上问。

熬到葬礼结束，我身心俱疲，匆匆回家洗了个澡，打算好好睡一觉。

可刚躺下不久，就在在工作群中，看见一条爆炸性的新闻。

周经理死了。

听人说，就在我请假的这段时间，周经理好像嗑了兴奋剂似的，没日没夜地加班，连吃住都在办公室里。

出事那天，他连厕所都没上过。

直到死时，周经理的手还放在键盘上，保持打字的动作。

知道这个消息，我辗转反侧了一夜。

我隐约记得，就在周经理强迫我加班那个深夜，我好像说过，要让他「过劳死」的话。

是巧合，还是.....

翌日清晨，正在熟睡的我，被一阵铃声吵醒，电话是小雯打来的。

自从婚事谈崩以后，我和她就没联系过。

她现在打来电话，难道是回心转意了？

电话接通，我听到小雯说，「林远，我的身份证是不是落在你家了？」

我忍不住自嘲，原来是为了拿回身份证。

没闹崩以前，小雯倒是经常来我家，身份证可能那时候掉的吧。

回过神，我草草挂断了电话，在卧室里翻箱倒柜，忙活好久，才在床头柜里翻出了那张身份证。

望着身份证上小雯那恬静干净的脸蛋，我忍不住在想，「我跟她要是没分手多好。」

路过客厅准备下楼，我瞥见之前被我用黑布蒙起来的佛牌，不知道何时居然掀开了一角，露出小孩雕像的眼睛，仿佛在冲我笑似的。

那种表情，让我浑身都觉得不自在。

我想不通，那块布一直好好盖在佛牌上面，怎么会被掀开呢？

我拿着身份证来到小雯家楼下，她正在小区门口等我。

四目相对，气氛有些尴尬。

沉默中，我把身份证递过去，说你拿好了，以后别这么丢三落四的。

「嗯！」她接过身份证，仍旧期期艾艾地看我，仿佛有话要说的样子。

气氛更微妙了。

我张了张嘴，问她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？小雯点点头，正要开口，背后却传来一道很刻薄的声音，「小雯，你在干什么，还不回家！」

抬起头，我看见了小雯母亲。

那个本该成为我丈母娘的老女人，正一脸强势地跑过来，飞快拽着小雯的手，扭头走向小区深处，「你简直在丢我的脸，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，别跟他接触……」

望着被强行拽走的小雯，我内心五味杂陈，很憋屈。

其实我们的感情一直不错，如果她母亲不这么市侩的话……

当天下午，我把自己灌得伶仃大醉，一直喝到后半夜，才跌跌撞撞地返回住的地方。

进了客厅，我发现之前盖在佛牌上面的黑布，整个滑到了地上。

当时心有怨气，我恶狠狠地捡起黑布，重新给它盖上，喷着满嘴酒气说，「你不是挺能耐吗，有本事，你特么让小雯嫁给我啊！」

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等二天起床时，只感觉头很疼，本打算去医院开点醒酒的药，途中却接到王刚的来电，他主动约我去酒吧聚一聚。

正好我也有事想问他，便痛快答应了。

刚到酒吧，我就跟他抱怨起了佛牌很邪门，顺便聊起了周经理的事。

哪知王刚却漫不经心地说，「这年头谁的压力不大，一个成天加班的工作狂，猝死在岗位上，有什么稀奇的？」

我特别不淡定，说我前脚刚咒过他，他后脚就猝死了，这太邪门了。

「你怎么确定这两件事有联系，你看见佛牌杀人了？」王刚的语气中带着些许戏谑。

我无言以对。

一块小小的佛牌，怎么可能杀人呢？

我刚把心收回肚子里，王刚却跟故意吓唬我似的，又半开玩笑道，「如果哪天，你发现佛牌无缘无故裂开，那才真是要小心了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「会怎么样？」

「喝吧你，成天瞎操心！」王刚却不肯多讲，抓起酒杯，嘻嘻哈哈地转移了话题。

喝了将近两三个小时，我扶着醉醺醺的王刚出去拦车，刚把人送走，手机又开始震动，浮现出小雯的号码。

「怎么又是她……」

我烦得不行，虽然一直很希望跟小雯复合，可一想到她那个刻薄老妈，心里又不痛快。

想到这些，我索性撂了电话。

可走了没一会儿，铃声再度响起。

「到底有完没完啊？」我不胜其扰，只好按了接听键。

刚把手机贴到耳边，我就听到小雯的哭声，「林远，快来我家一趟，我妈吃饭的时候被鱼卡住了……」

我无语了。

多大点事，你喂她喝点醋不就完了嘛？

小雯止不住抽泣，「不是被鱼刺卡住，是被一整条鱼卡住了。」

啊？

我听懂了，这么大人被整条鱼卡主？感觉事情有些诡异，赶紧说，「别急，我马上到！」

挂完电话，我火速拦了辆出租车。

等我赶到她家楼下的时候，小雯母亲已经躺在担架上，被几个救护工人抬下来了。

呈现在我眼前的，是一张憋得乌青、极度痛苦和扭曲的脸……

我错愕极了，急忙询问医生这是怎么回事？

医生告诉我，病人是在喝汤的时候，被一条黄花鱼堵住气管，导致窒息而死。

太平间里，小雯哭得死去活来。

我拉着她的手，想安慰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张嘴。

一种形容不上来的诡异感，让我莫名难安。

后半夜，小雯哭累了，趴在我肩上，语气中透露着无比的酸涩和疲惫，「林远，留下来帮帮我吧，你也知道，我爸妈早就离婚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操办老妈的丧事……」

我迷茫地应着。

不到一周时间，我赶往殡仪馆，处理起了第二场丧事。

工作人员都傻了，说怎么又是你……

我不知道怎么回应，唯有苦笑。

连续三天，我陪在小雯身边，替她操办母亲的丧事。

有时候，我甚至会自私地想，其实她母亲走了也是好事，至少现在，已经没人阻止我和小雯在一起了。

可回过神，我又因为这个念头，产生了深深的罪恶感。

丧事结束后，我拦了辆出租车，打算先把小雯送回家。

可刚走到一半，她却忽然搂着我，嚎啕大哭道，「林远，我现在真的无依无靠了……」

看着小雯那张憔悴的脸，我心痛至极。

现在老妈没了，孤苦无依的小雯，的确需要一个依靠。

我问她愿不愿意跟我回家，由我来照顾她一辈子。

小雯泪眼婆娑，同意了。

在把小雯带回家之前，我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件事没做，得先找个地方，把那块佛牌安置起来。

因为这些天的遭遇，很可能跟那块邪门的佛牌有关系，我不希望小雯看见那块佛牌，更不能让小雯接触它。

我将她打发走，我火速赶回家中，边爬楼边琢磨，到底要怎么安置这块佛牌？

没等我作出决定，另一个诡异的现象发生了。

揭开那块盖在佛牌上的黑布，我发现佛牌中间的小人像上面，已经炸开了两条裂缝，恰好在它眼睛的正下方。

那两条裂痕挺深的，就连储存在佛牌里面的暗黄色液体，也沿着裂缝渗了出来。

乍看上去，好像它正在对着我流眼泪！

「这是怎么回事？」望着流眼泪的小孩雕像，我被吓得一激灵。

记得上次喝酒的时候，王刚曾经说过，一旦佛牌裂开，我就必须小心了。

到底怎么个小心法，我还不明白，可直觉告诉我一定不是好事。

想到这些，我赶紧给王刚打电话。

电话没人接。

「这小子，该不会在躲我吧？」我越想越不淡定，急忙飞奔下楼，打车去了王刚住的地方。

最终，我在他家楼下的一家小茶馆中，堵住了正在玩牌的王刚。

听完我的讲述，王刚立马愣了一下，哆嗦着嘴说，「老大，它好端端的怎么会裂开……」

「我特么还想问你呢！」

我气不打一处来，说这东西是你帮我请的，自从请了它，我身边就没出过一件好事，你特么到底是想帮我还是想害我啊？

王刚也急了，「你怎么说这种话，我明明是好心……」

我冷着脸，说现在怎么办？你上次说，只要佛牌裂开我就必须小心了，到底会发生什么后果？

王刚想了想，迟疑道，「跑灵呗……佛牌一旦开裂，里面的东西就会跑掉，佛牌自然就失去作用了。」

我说还有呢？

王刚摇摇头，说没了啊。

我不信，「你确定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？」

王刚满脸发苦，「能有什么严重后果，最多.....是你以前通过它赚的钱，会慢慢亏出去。」

他说，供奉佛牌的原理就跟「借运」一样，我收获的那些意外财，根本不是自己命中该有的东西，只是依靠佛牌里的阴灵，强行把不属于我的好运，借了过来。

可借来的东西，迟早是要还的。

一旦佛牌不在了，我很有可能会比之前更倒霉。

「好吧.....」倒霉就倒霉，总比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要强。

我反而觉得这是好事。

回到家中，我立刻找了块黑布，匆匆将佛牌包起来，趁着夜幕，把它丢进了楼道。

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结果当天夜里，我就莫名其妙地做了个吓人的梦。

梦里，出现了一个浑身黢黑、没有头发的小孩。

当时他就蹲在床头柜上，很怨毒地质问我，为什么要抛弃他，还说自己一定会回来找我，把给我的东西全部拿走！

说到最后，它居然从床头柜上蹦下来，恶狠狠地用手掐我脖子.....

我是被噩梦吓醒的。

醒来时，我浑身都是冷汗，一摸脖子，很不舒服，喉咙里卡着痰，连呼吸也觉得吃力，只能不停咳嗽。

最终，我咳出一块浓痰，上面带好多血丝。

回想梦里的场景，我仍觉得心有余悸。

在我愣神的时候，门外响起敲门声。

「谁呀？这一大早的！」我打了个激灵，骂骂咧咧地下床，跑出客厅开门。

小雯拎着两个行李箱，自己跑到我家来了。

我挠着头，「你.....怎么不打声招呼就过来了？」

小雯白了我一眼，说怎么，不欢迎吗？

「没.....」我有点不知所措，急忙把人迎进来，瞧见沙发上堆着几天没洗的臭袜子，赶紧跑去整理。

「放着我来吧。」小雯二话没说，主动帮我收拾起了客厅。

洗完衣服，她又嫌阳台太脏，去卫生间接了一大桶水，替我做大扫除。

我正觉得纳闷，小雯却一边拖地，一边问我，说昨晚家里是不是来人了？

我说没有啊。小雯却觉得奇怪，「没来人，阳台上怎么会有小孩脚印？」

嗯？

这话说的我心里一咯噔，忙说哪里有小孩脚印，我怎么没看见？

小雯撇嘴说，「刚才还有不少，不过这会儿我已经把地拖干净了！」

说完，她又独自走向卫生间忙活，留我一个人傻站在阳台。

小雯就这么留在了我家，心安理得地陪我过起了同居生活。

刚开始我还觉得挺兴奋，可渐渐的，我开始察觉到了她的不正常。

正式同居之前，我和小雯已经交往了三年。

三年以来，她一直表现得很文静，对男女间那点事从不主动。

自从搬到一起后，她变了。

天一黑，她准会主动贴过来，好像一只永远喂不饱的猫。

说出来不怕人笑话，我一个壮小伙子，身体根本扛不住。

其次是小雯的控制欲，也变得越来越强。

她总是时不时地看我手机，还偷删了我的好几个女客户。

尤其是晚上，只要有人给我打电话，哪怕她已经睡了，也会条件反射般坐起来，要求我开免提，直勾勾地听着我打完电话。

起初我没在意。

女人嘛，心眼小是天生的，加上我平时工作比较忙，抽不出太多时间陪她，她会疑神疑鬼，也可以理解。

直到半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，让我彻底变得不淡定。

那天下午，公司临时要求我们加班，由于任务实在太紧急，我没顾得上打电话给小雯解释原委。

差不多凌晨两点半，我才赶完活，当时下着暴雨，我没带伞，正好女同事红姐带伞了，便准备跟她顺道走一段。

哪知刚走出公司大门，我就看见小雯站在雨中，手拿雨伞，冷冷地看着我俩。

她好像受了什么刺激一样，忽然冲过来，一把推开了红姐，骂她不要脸，居然勾引自己老公！

我不知道小雯是怎么了，哪怕部门的同事全都替我们作证，小雯仍旧不依不饶，甚至故意用指甲去抓红姐的脸。

我夹在中间，别提有多尴尬。

回家路上，我心情很不好，本来想找机会说她两句。

可一回家，她又秒变乖乖女，若无其事地搂着我撒娇，甜蜜到不行。

这还不是最紧要的，那天之后，红姐受到了惊吓，第二天没来上班。

我感觉过意不去，还琢磨着下班以后，要不要跑去红姐家道个歉。

可没等下班，我就接到了红姐的求助电话，「林远，你快来我家一趟，你女朋友不知道发什么神经，突然闯进我家，说我勾引你，真撒泼呢，你再不来我就报警了！」

什么？

听完，我整个人都傻了，急忙打车去了红姐家。

小雯果然在场。

当我闯进客厅的时候，她正拿着一把剪刀，已经把红姐逼到了阳台上。

「住手！你有病吧？」那是我第一次对小雯发火。

在抢夺剪刀的过程中，小雯不慎被划伤了手，可她居然一点没感觉到疼，只是一脸酸楚地看着我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，

「林远，你变了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凶我，你们果然有事，不然你凭什么帮她不帮我？」

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。

以前的小雯，不会这么蛮不讲理，她到底怎么了？

在给红姐道过歉之后，我匆匆拉着小雯离开，去医院包扎伤口。

她的精神一直很亢奋，包扎伤口时，居然一点都不觉得疼，只是不断重复一句话，质问我和红姐到底有没有事？

回了家，我打算找她好好聊一聊。

可在外头跟我吵吵闹闹的小雯，回家后秒变乖乖女，对我是服服帖帖。

我察觉到她的眼睛呆板无神，好像一双死鱼眼，早已没有了平时的活力和生动。

即便是笑起来，也是一副空洞的模样。

她很不对劲，我本能地搂住她说，「你到底怎么了？要不我们结婚吧，等你怀了宝宝，也许就不会这么疑神疑鬼了。」

这是我的真心话。

可小雯一开口，差点没把我吓得半死，「宝宝.....我们不是已经有了吗？它一直都在家陪着我啊。」

什么？

我触电般松手，猛一下站了起来。回想起那个梦，我整个灵魂都颤栗了起来。

难道它真的找回来了？

小雯细声细气地说，「都怪你，上次丢了宝宝，他才会那么生气，你根本不是个好爸爸。」

当时我头皮都要吓得起飞了，呆呆望着小雯那张痴傻的脸，扭头就想逃离这个家。

但我不敢把小雯一个人留在家，只好心惊胆颤地搂着她，在沙发上苦熬了一夜。

我一直睡不着，边抽闷烟，边想心事。

老爸的死、周经理的暴毙，还有小雯母亲窒息的惊悚画面.....一遍遍在我脑中徘徊。

王刚这小子，究竟有多少事情没告诉我？

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，我看着还在熟睡中的小雯，咬咬牙，扭头离开。

保险起见，出门时，我特意反锁了大门，避免小雯又去做一些过激的事。

和往常一样，王刚仍旧在楼下打牌。

当我走进茶馆的时候，王刚正好胡牌，收钱的时候满脸都笑出了褶子。

可一看见我，他脸上的笑容便立刻凝固了，说你怎么又来了，也不事先打个招呼？

我暗自冷笑，事先打了招呼，我还能找到你吗？

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我把刚买的香烟拆开，递了一根过去，语气闷闷道，「我家又出事了。」

「怎么了.....」王刚看了我一眼，神情有点不自然。

我一边讲述小雯的异常，一边用余光试探他的反应。

王刚立刻劝我不要瞎想，「可能是你女朋友家里发生那些变故，导致她比较没安全感吧。」

我不说话，死死盯向他正在抽烟的那张嘴。

王刚被我看得很不自在，扬了扬手上的烟，转移话题道，「你这烟不错啊，怎么舍得抽这么好的烟？」

我面无表情道，「之前不是靠佛牌发了笔横财吗，这烟，是我用佛牌赚的钱买的。」

话音刚落，王刚抽着烟的嘴角就哆嗦了起来，好像被什么东西烫到了一样，烟掉在了地上。

果然.....

望着他的反应，我心都冷透了，又面无表情递了第二支过去，「没事，我这儿还有，要不要给你续上？」

「你.....」王刚直接后退了两步，一脸震惊地看我，张大嘴，半天没讲出话来。

沉默半天，我冷冷地开口说，「为什么不敢接我的烟？」

王刚阴着个脸，不吭声。

我继续说，「那好吧，我换一个话题，我老爸究竟是怎么死的，是不是因为我用佛牌赚的钱，给他交了手术费？」

「你都猜到了，还来问我？」

眼看躲不过去，王刚只能苦着脸道，「通过佛牌发的财，那叫偏财，除了你自己，别人一分钱都不能动，否则拿多少，就得还多少.....」

「你用那钱去替你老爸交手术费，等于让他欠了佛牌一条命，就算平安做了手术，也是要通过别的方式还的。」

妈的，怪不得！

我满眼通红，恨不得撕掉他那张大肥脸，「你特么怎么不早说？这不是让我害死自己老爸吗？」

王刚惨笑道，「也不算你害了他，毕竟你爸当时的身体.....就算不死于恶性肿瘤，也会死于心脏病。」

我咬紧后槽牙说，「那周经理呢，还有小雯母亲，他们也都是被佛牌里的东西害死的，对不对？」

他不说话了，去你大爷的！

我直接冲上去，狠狠揪住王刚的脖领，红着眼睛说，「我只想多赚点钱，从没想过害任何人，你明知道那东西很邪，为什么还要教唆我供它？」

「我不是存心的啊！」王刚把脸苦成了傻瓜，「我特么哪儿知道事情会搞成这样？」

「佛牌这东西，又不是只你一个人在供，那么多人供了它都没事，偏偏只有你出了这么多问题，我也不知道该上哪儿说理……」

我松开他道，「告诉我，要怎么做，那东西才会离开？」

王刚再度沉默，良久后才说，「正常来说，佛牌一旦跑灵，那东西自然就会消失。」

「或者你再好好想想，会不会是因为你在丢掉佛牌之前，还许了什么愿望，所以才……」

「我想个屁！」

我掐着他的脖子，说佛牌是你替我请的，怎么打发它离开，你会不知道？快告诉我，到底要怎么才能让小雯恢复正常？

「你别急，办法还是有的！」

王刚被我的表情吓到了，眼珠子一转，忽然又说道，「你之前不是通过佛牌发了一笔横财吗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散财了，先把你通过佛牌赚的钱全都散出去，它就会离开你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「你确定，只要散了这些钱，我的生活就可以恢复正常？」

他十分笃定地点头，「当然，丢了那些钱，你就不欠它什么了，它没理由继续缠着你。」

好吧……

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我的确没什么选择了。

怪只怪自己不该鬼迷心窍，信了什么佛牌能转运的鬼话。

来到银行，我咬咬牙，把所有存款都取出来，加上身上这点钱，一共也只有四千多块。

之前赚的钱，全都被我投进了医院，再加上连续操办了两场丧事，手头上也只剩这点了。

希望王刚教给我的办法，是真的有效吧！

磨蹭到傍晚七点，我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，返回了小区门口，趁着没人注意，直接把装着那四千块的塑料袋丢进了垃圾桶，然后匆匆跑回了家。

小雯一直乖乖坐在家里等我，还替我热好了饭菜。

她好像忘记了昨天吵架的事，仍旧是一脸温柔，对我嘘寒问暖。

我看着她忙里忙外的背影，默默攥紧拳头，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摆脱这场噩梦！

一夜无话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丢了钱的缘故，一觉睡醒，我感觉小雯变得正常了许多，甚至还主动提出，想请红姐吃顿饭，顺便道个歉啥的。

我分不清她是不是真的好转了，只好说不用了，红姐的事，交给我去处理就好。

那天下午，我没有返回公司，而是找朋友借了点钱，专程约红姐出来吃饭，顺便表达歉意。

好在红姐性格很好，见我道歉态度那么诚恳，便没有继续追究下去了。

只是离开时，她表情怪怪地说了一番话，「林远，你女朋友脑子可能不太正常，要不，还是尽早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吧。」

除了苦笑，我还能怎么办？

返回家中，天色已经很晚了，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雯。

哪知还没等我开口，小雯就一脸兴奋地跑来，在我脸上狠狠亲了一口，「亲爱的，猜猜我今天捡到了什么？」

我很纳闷，说捡到什么，值得让你这么高兴？她甜甜一笑，忽然把身子让开，露出茶几上的东西让我看，「我早上去楼下倒垃圾，居然在垃圾桶里发现了 4000 块钱，不知道是哪个笨蛋丢的……」

扑腾！

她话没说完，我已经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瞪大两眼，难以置信地看向茶几。

茶几上的塑料袋，刚好是我昨天用来装钱用的。

小雯居然把它捡回来了！

我脑子里「嗡」了一下，望着小雯那张挂笑的脸，总感觉，那像是对我的嘲笑。

我傻了很久，一个字也没有说。

到了第二天一早，趁着小雯还没有醒来，我偷偷瞒着她，将她捡到的那笔钱全都翻找出来，跑下楼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全埋了。

我就不信，这些钱，小雯还能找到！

可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天刚回公司，我就发现身边的每一个同事，看我的眼神都有点不对，好像我额头上贴着五百万似的。

没等我询问他们什么情况，公司老板就推开了办公室的门，走到人群中间，当众宣布一条人事任命。

他说自从周经理猝死后，部门经理的岗位就出现了空缺，经过公司高层研究决定，打算由我来接替这个岗位。

在同事们集体的道贺声中，我一脸茫然。

这就升职了？

宣布完人事任命，老板又单独找到我，让我下午跑一趟人事办公室，补签一份劳务合同。

既然升了职，薪资和待遇自然也要上调。

当时我没想那么多，呵呵傻乐，点头说谢谢老板。

直到重新签合同的时候，我才察觉不对劲。

升职以前，我的月工资只有五万左右，加上所有的绩效奖金，也不过六千出头。

可这次提干，老板大笔一挥，直接将我的工资涨到了一万。

涨起来的工资，和我早上处理的钱，数目完全对等！

这特么.....

我当时就流汗了，内心有股冲动，打算跑出去找老板辞职。

可犹豫再三，我还是硬着头皮，在劳务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。

辞了职，我吃什么、穿什么，拿什么准备和小雯的婚礼？

也是直到现在我才发现，原来有些「横财」，是你想推也推不了的。

我心情更沉重了，下午离了公司，我再度尝试着联系起了王刚，想问问他还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。

可手机打不通，这小子已经把我拉黑了。

我气得破口大骂，忍不住想去他家找他，可转念一想，就算找到王刚，又能怎么样？说到底，也只能是怪我自己太贪心。

这么一想，我更颓废了，在马路牙子上傻坐了好久，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才好.....

没过一会，我就接到了小雯打来的电话。

电话里，她的语气十分神秘，要我快点回家，还说有特别重要的事要跟我商量。

我以为是她一觉睡醒，发现抽屉里的钱不见了，打算找我兴师问罪呢，谁知根本不是这样。

刚到小区楼下，小雯就一脸兴奋地跑来，拽着我的胳膊，非要带我去小区后面的停车场。

我很茫然，搞不清她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，直到去了停车场，才发现一辆红色的小轿车，停靠在那里。

小雯拉开车门，要我坐进驾驶室练练手。

我错愕极了，「这车谁的？」

「你的咯！」她冲我眨眼睛，满脸都是笑，可笑的却是那样诡异。

她说，见我最近上班这么辛苦，便忽然动了心思，想帮我物色一辆电动车代步，刚好遇上一家商铺在抽奖。

小雯一时兴起，就决定进入试试手气。

这辆车，是她用二十块钱，买了张抽奖券换来的。

给新车上户时，用的也是我的名字，我当时便感觉窒息了。

拥有一辆自己的车，一直是我的梦想，但我从未想过，它会以这么诡异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。

望着那辆诡异的轿车，我变得极度愤怒，有种遏制不住的冲动，想要把它砸碎！

我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干的。

回家后，我疯了似的翻箱倒柜，满世界寻找扳手和管钳。

「你干什么啊！」

小雯被我的样子吓坏了，忽然张开双臂，挡在门口，一脸认真地看着我说，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砸那辆车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怀孕了，难道将来，你打算骑着电瓶车送我去产房？」

「你.....」

我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小雯，沉默了好久，内心的怒火渐渐退去，我忽然扔掉扳手，扑上去，死死搂着小雯的腰，哭得好像个孩子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，可能是因为要当爸爸了吧。

现在我更需要钱了。

为了赚够孩子的奶粉钱，我只能更加卖力地工作，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关于佛牌的事。

见我成天早出晚归，一脸憔悴的样子，小雯也变得懂事了不少。

睡觉时，她会从后面搂着我的腰，小声安慰我，「林远，辛苦你了，我相信宝宝的出生，一定可以为我们带来好运的。」

「嗯！」我重重点头，反手搂着她的腰，憧憬着孩子出生后的场面。

半个月后，我陪着小雯去医院做孕检。

本以为只是走个流程，谁知做完产检后，医生却表情怪怪地找上我，小声说，我老婆肚子里有两个胎儿，一大一小。

我当时还挺兴奋，难道是双胞胎？

结果医生接下来的话，却瞬间让我笑不出来了，「我的意思是，你老婆肚子里的两个胎儿，一个已经超过三个月，另一个才刚刚萌芽……」

我瞬间就傻了。

虽然我没学过医，可最基本的常识还是有的，一个孕妇同时怀上两个婴儿，不可能相差两三个月！

除非……两个胎儿里面，有一个并不是自然受孕而怀上的。

我立刻想到什么，浑身都抖了起来。

医生也很纳闷，见我一副吓到乱抽搐的模样，赶紧说，「你先别急，这样吧，先把孕妇留在这儿，等过两天，我们再复查一次？」

我麻木点头，转身去了小雯的病房。

此时的她还不知道检查结果，正一脸幸福地躺在床上，双手摸着肚子，看向我的眼神无比温柔。

我却恨不得对着她微隆的小腹跪下去，磕头求饶。

夜里，小雯留在了医院，怀着沉重的心情，回了趟家。

因为心情复杂喝了些酒，我借着酒劲，疯狂砸摔家里的东西，大吼大叫，好像个疯子，一直折腾到没有力气了，才趴在地板上睡着。

第二天，宿醉中的我幽幽转醒，望着满地的狼藉，苦笑不迭。

昨晚太疯了，家里的电视被砸破了一个洞，屏幕也碎了，露出几截电线，全都暴露在外面。

为了防止触电，我只能跑到门外拉电闸。

正是这个无心的举动，让我找到了痛苦的根源。

我拉开配电箱大门，里面掉出来一块牌子。正是那块被我亲手丢掉的佛牌！

望着砸在脚边的佛牌，我触电般地蹦起来，惊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双手撑地，疯狂地往后挪着屁股。

我怕了好一阵，突然冷静下来，壮胆捡起了那块佛牌看，越看越蹊跷。

佛牌上面的裂痕，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，已经被人填好了。

上面的修补痕迹，明显是人为的。

会是谁干的？

思索良久，我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名字——王刚。

除了王刚，我想不出还有谁会干出这种事。

可他为什么要替我修补佛牌，甚至偷偷摸摸地将它藏进我家的配电箱里？

无数个疑问涌入大脑，促使我将佛牌揣在手上，脸色铁青地跑去了王刚住的地方。

敲了半天门，一直无人应答。

我不知道这小子是真的不在家，还是故意躲着我，当即把心一横，一屁股蹲在了他家门口。

等了好一会儿，过道里的电梯门忽然打开，走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手拿钥匙，很疑惑地看着我，「小伙子，你怎么蹲在我儿子家门口？」

「王刚呢，他在不在家？」我立刻爬起来问。

「我儿子没在家，说是临时有事，要去一趟外地，我是过来替他看房子的。」老头答道。

我哦了一声，满心苦涩，摇头说没事了，就要扭头往外走，结果老头却忽然叫住我，一脸纳闷地指向我手上的佛牌，「这不是我儿子的东西吗，怎么在你手上？」

嗯？

我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，瞪大眼睛回头，「这块佛牌，.....你儿子也供过？」

「是啊，这东西一直被我儿子摆在客厅，已经快两年了，怎么会在你手里？」

老头接下来的一番话，让我变得咬牙切齿了起来。

他说，佛牌原本是两年前，由王刚从国外请回来的。

起初，老头不喜欢这东西，一直劝王刚把佛牌扔了，但是王刚不肯听，还骂他老糊涂，说这东西能保佑自己发财。

打那起，王刚便把佛牌供在了自己家，早晚一炷香。

老头见儿子不听劝，也就由着他了。

直到几个月前，老头偶然进城探望儿子，发现原本被他供在家里的佛牌，已经消失了，便问他怎么回事？

王刚语焉不详，只推说是自己玩腻了，已经把它丢掉。

「当时我还纳闷呢，供了两年的东西，怎么说丢就丢？没想到居然在你手上啊。」

这老头自顾自地嘀咕了老半天，可每一个字落在我耳边，都无异于一声炸雷。

我终于明白了，记得两年前，王刚混得比我还差，一直靠借债度日。

这才多久，他是靠的什么时来运转？

毫无疑问，是靠着这块佛牌的转运效果。

这些年，他通过佛牌许愿，不知道发了多少笔横财。

可借来的运，始终是要还的，他不想自己还，所以找到了正在走霉运的我。

我有绝对的理由相信，这孙子是把自己用过的佛牌，转让给了我。

通过那套「入灵」仪式，将本该降临在他身上的债，转嫁到了我身上！

想到这些，我隐藏在后面的拳头，已经攥得暴起了青筋。

但最终，我忍住了骂娘的冲动，转而在心里酝酿起了一个报复计划。

点上一支烟，我用上最大的克制力，对老头挤出一副笑脸，「叔，我和刚子的好朋友，能不能进家里坐坐？」

老头显然不了解这里面的门道，很热情地将我请了进去。

落座后，我借故和他攀谈，故意把话题朝王刚身上引，「对了叔，我和刚子都是 87 年出生，我是 6 月 28 号生日，他好像比我大两个月，对吧？」

老头笑嘻嘻地摇头，说不对，他是七月份出生的，比你小几天呢.....

就这样，我一步步套出了王刚的生辰八字。

临走时，我接故尿急，提出要借用一下卫生间。

步入卫生间，我顺走了王刚的剃须刀，在老头毫不知情的目送下，大步离开。

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我先找来一张纸，写上王刚的生辰八字，再用棉签，小心整理出了剃须刀里的毛发，连同他的生辰八字，一起烧掉。

这套给佛牌「入灵」的方法，是王刚手把手教给我的。

为了孩子，我什么都能做得出来。

完成入灵的所有步骤，我便重新折返回去，把佛牌塞进了王刚家的配电箱...

一报还一报！

事后，我满心忐忑，打车去了小雯住院的地方。

进了医院，那个替小雯做产检的医生居然正在等我。

看见我，她立刻匆匆跑来，一脸歉意地对我说，「林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昨天那台仪器坏掉了，我下午刚替你老婆复查过，她肚子里只有一个胎儿，很正常。」

我如释重负，背过身去，冷冷地说，「没事，只要孩子健康就好.....」

一切都结束了。

几天后，我在电视上看见了一则关于王刚的新闻。

说来很讽刺，这小子除了痴迷佛牌，还迷信风水，在自己的度假小屋里挖了一个风水鱼池。

出事那天，王刚正在喂鱼，起身时摔了一跤，不慎跌进鱼池，然后就再也没能爬起来。

当我从电视上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，独自怅然了很久。

只能说恶有恶报吧，打那之后，我生活恢复了正常。

小雯的疑心病也有了很大的改善，不再整天疑神疑鬼，不担心我跟异性接触了，性格也开朗了许多。

七个月后，孩子顺利降生。

是个男婴，六斤八两重！

我高兴坏了，等到满月那天，特意邀请了所有的同事，决定好好热闹一回。

正喝得兴起，小雯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相机，说要给孩子多拍几张照片，将来留作纪念。

我笑呵呵答应。

生活越来越趋于美满，闲暇无事，我总会翻出那些照片，回味儿子满月时候的热闹场景。

可看着看着，我开始不停地冒冷汗，我的儿子，怎么跟佛牌上的小孩长那么像？